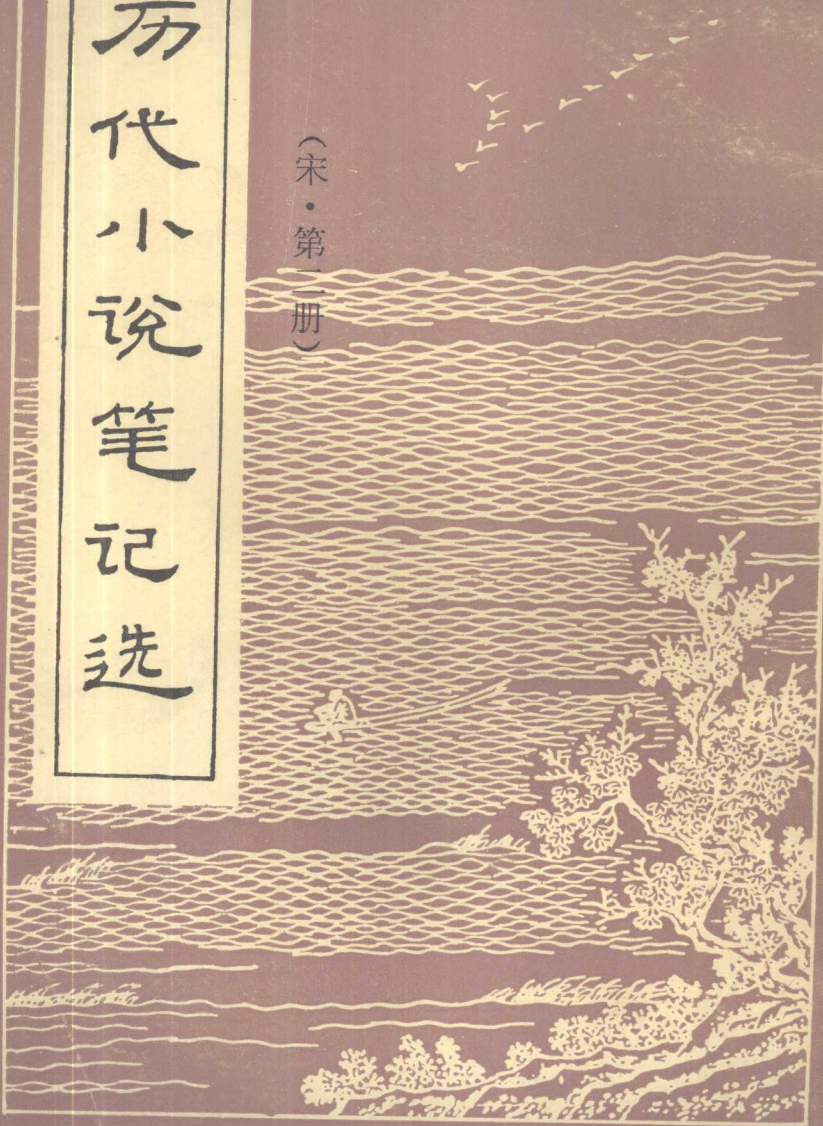


历代小说笔记选

(宋·第二册)



历代小说笔记选

(宋·第二册)



历代小说笔记选(宋·第二册)
江畚经 选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320册

书号 10111·1447 定价 1.10元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宋

第二冊

入蜀記	一百二十九則
冷齋夜話	二十四則
睽車志	十則
清波雜志	一百三十二則
儒林公議	六則
過庭錄	十六則
野客叢書	二十九則
西溪叢話	三十二則
猗覺寮雜記	八十八則
涉史隨筆	三十七則
搜采異聞錄	十八則

目次

陸游 釋惠洪 郭彖 周煒 闕名 范公偁 王楙 姚寬 朱翌 葛洪 永享

歷代小說筆記選 宋

墨莊漫錄 二十三則

鶴林玉露 四十九則

吹劍錄外集 三十八則

二

張邦基
羅大經
俞文豹

入蜀記

宋陸游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審達所書有碑亦審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會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衛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陣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

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關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浩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關，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關，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覺問，至是問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藹。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敎授廣抑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敎授阜民茂德。刪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尙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暗暗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灞滻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澧賴此證。誤諱灻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

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蠶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耀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鈞尉右迪功郎周鄉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絢脰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鮮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尹橋疑是尹山橋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澣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壘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掄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樗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禮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敎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敎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

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凱至犇牛築壘。卽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集作曉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媼。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傳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

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宮寺樓觀如畫。西闊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盃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完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旣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

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款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軾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棲鵲，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偕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州，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幰。

二十九日，泊瓜州，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帆，晚至真州，泊鑒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隆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

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眞州。而於故治築儀眞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眞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發。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閼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者之惟清齋。堂拂雲亭。澄虛閣。蠡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尙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眞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眞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旣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眞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並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眞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眞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

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棚。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囿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凄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直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僧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復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敎郎知江

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珍珣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蓋諡。今日忠孝。則並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丁酉秋。嘗醉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

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卽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蛇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激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

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妬憤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轡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槩岸上鑿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三日而成。遂纔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尙未能食。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